

# 理想是你最大的隐私

我有不少做艺术家的朋友,其中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了很多年,近年他的画越卖越好,名声越来越响亮,上了大拍卖会。而当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,他混得很不怎样,他的画不怎么被人欣赏。艺术家聚到一起的时候,常常就是喝酒吹牛,说谁谁的画一下子卖了100万之类。而他上有老下有小,他从不讳言自己的画不好卖。

他做了很多被艺术家们瞧不起的事情。比如去给那些想上艺术学院的孩子做家教,教素描,甚至和他弟弟开过一个包子铺,卖包子。而就在这个过程中,他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的探索。现在,他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近。

最近一次我们喝酒的时候,他跟我说,他一直就热爱艺术,之所以那时候愿意做很多艺术家不屑于做的事情,是因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个理想,而不是因为自己有理想,就成为别人的负担。他说,今天他才证明,他可以靠艺术养活自己,包括家庭。而这些年,很多当年和他一起的艺术家,还在长年累月地谈理想,甚至因为理想实现不了,而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。

还有一位朋友,是我的校友,因为一个挫折,在监狱里呆了10年,他的同学朋友,很多都已经发了财,至少也是有房有车的成功人士,而他从监狱里出来,做的第一件事,居然是摆地摊卖服装,然后他一边读书,一边重新规划自己下面的路。这个朋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,他才真正是了不起的。

我也有过人生特别灰暗的时刻,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,甚至眼前愁孩子的奶粉钱从哪里出。我做过最坏打算,如果在中国,我靠当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的话,我就去当导游或者当翻译,那是我自信可以做得好的工作。如果那些都不行,我哪怕去卖红薯,也一定要让自己和家庭免于匮乏。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,没有大不了回家卖红薯的底气,也许我不会坚持到今天。

现在时常有一些年轻、有志于公共事业的大学生问我对他们人生的建议,他们常常有非常宏伟动人的理想。但我会问他们几方面问题。

第一,你的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?有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需要供养么?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,父母很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大学生,你先要努力找一份赚钱的工作,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,能帮助自己年迈的父母享受晚年,或者支持需要学费的兄弟姐妹。这就是在社会做贡献,就是在做公益。

第二,你谈恋爱了么?准备结婚要孩子么?如果你有这样的打算,要考虑好,或者至少你和你的对象要有一个人,哪怕去开餐馆,开出租车,也要承担起为家庭赚钱的责任。和理想相比,这些都是非常俗的事情。

有一些大学生觉得我好像在给他们泼凉水。他们看了很多外国人的故事之后就,大学毕业就去非洲帮助那里的灾民或者保护野生动物。这样的事业多么令人激动啊!

但是说一句恶俗的话,那不符合中国的国情。中国不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,不像欧洲人,他们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就好了,不用担心父母老了无人供养,不用担心家庭成员得了病得不到医治,不用担心孩子将来上不起学。

而在中国,这些都需要你考虑。生存的压力和竞争几乎是残酷的,如果你要投身的事业不是有很好的赚钱前景,你就不得不做好“你以为你做好了,但实际还不够”的思想准备。未来家里的开销怎么办,买不起房子怎么办?老人生病怎么办?孩子上学怎么办?除非你干脆出国去,否则这些都是坚守在这个国家的人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

我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,他们有很强的人文青年气质,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或者文化事业,而且是两口子,最后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,还要长辈接济,父母虽然嘴上不说,但也有很大的压力。我虽然很敬佩这样的朋友,但那是人生选择的一种,作为我的观念而言,我并不向大家推荐这种选择。

如果你相信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你不能忘记,你对你的家庭和你爱的人,包括对你自己,都负有责任。

如果你愿意献身一项事业,用不着让所有人都知道,特别是不要让你亲近的人感到,如果他们没有支持你,就会有负罪感。真正崇高的愿景,是你自己心灵最隐秘的角落里和上苍的约定。

文/郭宇宽(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)

又到毕业季。照相,喝酒,交论文;签约,告别,开始新的历程。不管你是否已术业有专攻,是否做好了充分的职业准备,有没有谈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,现在,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出大学校门。从此,你要单枪匹马,经历人生的沟坎与起伏,寻求自己的光荣和梦想。

光荣并不容易抵达。2012年毕业生680万已创历史新高,实体经济形势看起来不美,房价却在高位企稳回升。对于想创业的毕业生来说,几乎一切成本都在上涨。同时,吃的,喝的,交通,医疗,却未必都能令你放心。

没错,你依然是在繁荣的中国寻找一份工作。但繁荣之下,隐忧也在增长。对求职者而言,公务员队伍已过于庞大;国企福利相对较好,但剔除垄断租金后创造的利润有限,终究要受到更严厉的宪政规制;民企,尤其是中小民企的经营风险正在增加;全球500强的门槛却未降低……你对未来的预期,理应更谨慎。

然而,这毕竟还是繁荣的中国,一个正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。权力、财富和影响力的格局初步成型,但更公平、更符合正义的规则也在悄然诞生与成长。从政治秩序趋于正常到经济的市场化,第一波制度红利或已达到顶峰。但革新远未到头,随着开放度的提高,潜藏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与政治发展空间还很大。只要你有梦想,敢于为梦想孜孜不倦,中国的点滴进步就会与你的这份工作建立起相关性,繁荣就

## 不能设想没有梦的人生

——致2012届毕业生 from《南方周末》

会为你敞开一道门——哪怕,刚开始只是一道窄窄的门缝。

其实,梦想本身就是一扇门,它使未来参与你的当下,使五年后的你与现在的你紧密相联。梦想构成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维度,它为你定向,赋予你每日的琐碎生活以整体感和意义感。没有梦想的人,只能原地打转,或等待老天垂怜。

梦想未必要非常高尚。如中南民族大学毕业生宿舍楼上略带自嘲的条幅所写,“力争三年高富帅”,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自利利人,谁说通过合法途径发财致富不是一种强大梦想?梦想也不一定就得世俗,如做人文与社科研究的人立志要“打通中西马”。甚至,梦想也不是非要多么远大:有不少人都“不愿做英雄,而愿做那个坐在路边为英雄鼓掌的人。”——有时,这样的梦想更接近生活的本质。除了天性恬淡,它还要定力与智慧。随着年龄增长,愿这梦想逐渐深化为你对人生的洞彻。顺应良善天性自然发展的人,总是能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辉。

财富与名望更多地只是梦想的自然结果,

而远非梦想本身,个别情况下,它们甚至构成对梦想的阻碍。譬如,对立志学术的人来说,稍有浮躁,“打通中西马”难免就要变成“吹破古今牛”。

梦想必定植根于低处和近处。大多数毕业生都将进入一家企业或“单位”。你往往要最早到,最晚走,虽然只是小兵,但看上去却忙得像刚创业的老板。无论如何,只要有梦想的指引,你会将每件跟工作相关的手边小事做到尽可能好,这不仅是一种工作伦理,也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清教徒将一切尘世的辛勤劳作都归于荣耀神,你一定有这种信仰,但每个人都会在与同事朋友的交往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与光芒。

周末或节假日,你或许还需为自己设定计划,持续充电。如果说大学教育在你脚下做了一个粗略的支架,从现在起,你可能要用更多精力来将这支架做得牢固厚实。离开大学,更有价值的学习才刚刚启程,因为你的梦想也才刚刚启程。

自然,知识不仅来自书本,相反,你往往要从大学课堂上的各种理论与教条中走出来,至



少得为它们灌注鲜活的生命力。无论做企业、进政府还是做社会公益,从书本走向现实,去更深刻地理解人、了解人的需求,才能设计更有创意的产品,做更有价值的策划,从而将改善带给更多人。

其实,所有职业都只是深度切入社会与人生的一条通道。在任何一条通道里,我们都将与这个时代,与人性冷暖正面遭遇。你最需要做的,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条路。我们未必都能像盖茨、乔布斯、尤纳斯或特蕾莎修女那样改变世界,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,让每一天充满意义。

失去梦想的人生支离破碎,令人难以忍受。而最终极的梦想,就是辨认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,度过富有意义的一生。

人与人虽然没有优劣之分,但却有很大不同。一次参加一个论坛,有位教授说了一个观点:一个人不需要每件事都做得好。其实只要一件事做得好,你就有下一次机会。我觉得很有道理。象我遇到很多做记者的同行,他们说:杨澜你多幸运,能采访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,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。而我其实是采访一个区长开始的。所以要是区长没采访好,就不要去采访市长;市长没采访好,就不要采访部长;等部长采访好了,再想副总理、总理、总统。

一般来讲,一个人刚刚大学毕业,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,容易产生这种思想: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,或者我很有兴趣的工作。其实根本不用着急。可以先做一些看上去“大材小用”,或者完全事务性的工作。但如果你能在这件工作上做得比别人好一点点,不需要很多,你就有下一次机会去做更大的事。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,停在那儿抱怨:我在其它方面还比他们强呢。那根本没用,这个世界没有人想听这样的话。大家只关注你做事的结果。所以你只要在某一方面,比别人好一点点,你就有成长的机会。

几年前,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,只停留两天,就接受了一个采访,就是我的采访。应该说,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,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很难。所以我很好奇,问他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?他的随行人员告诉我:很有意思,是因为在这之前,我采访过他的副总理。副总理告诉他:如果你去中国,应该接受这个女记者的采访,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。我听了之后很高兴。这种口口相传,千万不要小看。你做的每件事都会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。希望更多的是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的影响。



## 做一件事就好

杨澜

### 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

为什么当时我会离开《正大综艺》?这是不断有人问我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,激流勇退也好,有学习的精神也好,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。实质是,我觉得我不擅长做综艺节目。我既不会唱歌,也不会跳舞,更不会演小品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。什么事情做得好呢?也许从小受家庭影响,我还比较喜欢读书,还有学习的能力。所以日后开始做访谈节目,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多阅读相关的资料,看所有的东西。按别人的说法:这很笨,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,现场反应快就行了。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。拿我做访谈节目来说,你事先准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的效果完全是成正比的。

作为记者和访谈节目的主持人,我也许还有一个比较优势,就是容易和别人交流。1996年我在美国与东方卫视合作一个节目叫《杨澜视线》介绍百老汇的歌舞剧和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。其中有一集是关于肥胖的问题。一位体重在三百公斤以上的女士,接受了我的采访。大家可以想象,一般的椅子她坐不下,宽度不够,我就找来另外的椅子,亲自搬来,请她坐下,与她交谈。最后她说:我一直不知道中国的

记者采访会是什么样?但我更愿意接受你的采访。我就问她为什么?她说的别的记者来采访,都是带着事先准备的题目,在我这挖几句话,去填进他们的文章里。而你是真正对我有兴趣的。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好,在与人交流时也好,你对对方是否有兴趣,对方是完全可以从察觉的。你的一举一动、你的眼神都在建立一个气场,所以我能建立这样一个气场,就适合做访谈节目。

所以,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比较优势的一个挖掘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。当然,你不会一开始就知道,只能通过尝试做不同的事情才知道。对于我来说,我已经做电视做了十七年,中间也经历了许多挫折。比较大的,大家可能也知道,就是2000年在香港创办阳光卫视,虽然当时是抱着一个人文理想在做这件事,至今我也没后悔,但由于商业模式和现有的市场规则不是很符合,确实经历了许多商业上的挫折。这让我很苦恼,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。甚至怀孕的时候还在进行商业谈判。从小到大,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:只要你足够努力,你就会成功。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。如果一开始,你的策略,你的定位有偏差的话,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是不能成功的。

### 给你的人生做加减法

后来我去上海的中欧商学院进修CEO课程,一个老师讲到一个商人和一个士兵的区别:士兵是接到一个命令,哪怕打到最后一发子弹,

牺牲了,也要坚守阵地。而商人则好像是在一个大厅,随时要注意哪个门能开,我就从哪出去。一直在寻找流动的机会,并不断进出,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。听到这话,我就心中有数了——我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料。虽然可以很勤奋的去,但从骨子里,这不是我的比较优势。在我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,我都是一直在做加法,做了主持人,我就要求导演:是不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台词。写了台词,就问导演:可不可以我自己做一次编辑?做完编辑,就问主任:可不可以让我做一次制片人?做了制片人,就想:我能同时负责几个节目?负责了几个节目后,就想能不能办个频道?负责人一直在做加法,加到阳光卫视,我知道了,人生中,你的比较优势可能只有一项或两项。

在做完一系列的加法后,我想该开始做减法了。因为我我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。我不能这样疯狂的工作下去。所以就做减法。那么今天我想把自己定位于:一个懂得市场规律的文化人,一个懂得和世界交流的文化人。在做好主持人工作的同时,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。所以大家可能在失败中更能认识自己的优势。

### 你可以不成功,但是不能不成长

每个人都在成长,这种成长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。也许你在某种场合和时期达到了一种平衡,而平衡是短暂的,可能瞬间即逝,不断被打破。成长是无止境的,生活中很多是难以把握的,甚至爱情,你可能会变,那个人也可能变;但是成长是可以把握的,这是对自己的承诺。我们虽然再努力也成为不了刘翔,但我们仍然能享受奔跑。可能会有人妨碍你的成功,却没人能阻止你的成长。换句话说,这一辈子你可以不成功,但是不能不成长。